

東山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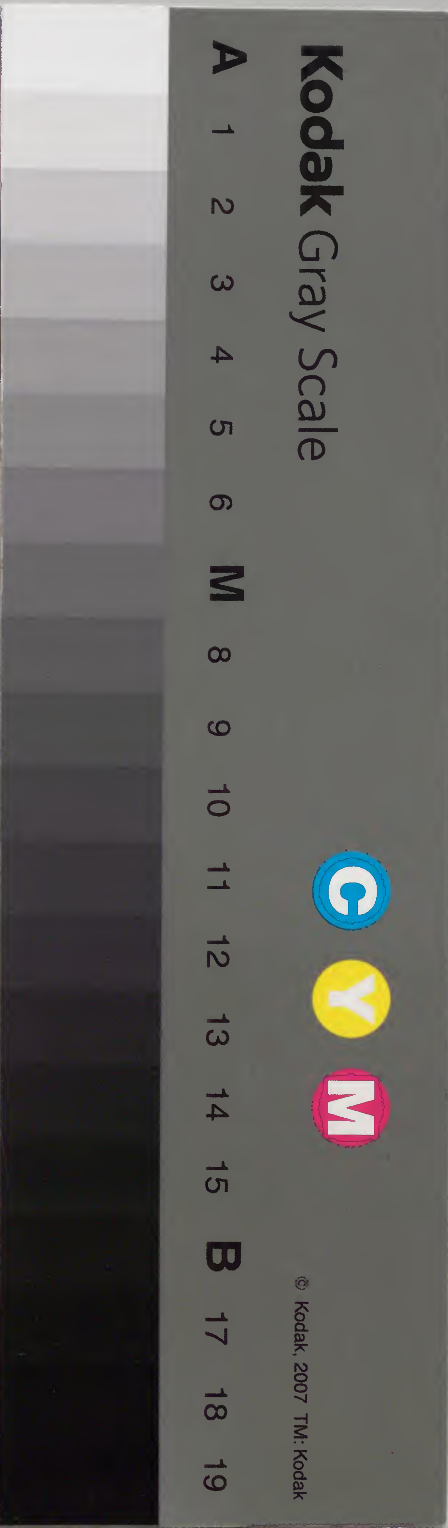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二	一
七	四	七	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七	七	書	
函	冊	架	類

雜家
三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7	
冊數	1 (1)		
函號	307	80	

307-80





東山語錄序

淺草文庫

杭之爲古都會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
天目之光英磅礴於其間語曰山嶽嵌而嵯峨
人巖落而英多吾於中峰語錄讀其書庶幾知
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友又得一人焉謝君
思虞也君之先大夫曰松崖先生於學術吏治
一稟六經思虞於過庭之暇潛心其訓少工博

士家言以教奇遂發憤孔孟之宗結廬東山於
日用處下工夫就所得拈筆成帙題曰東山語
錄來爲府幕僚因持其語謁予而請序焉予觀
所論著深者提挈綱要淺者示世標準雖有牙
後有物始總之紫陽所謂惟茲甯州酢處特達見
本根者也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寔學夫固思慮
以其心之所自得者而盡發之耳若儒佛身心

義利之辨與積善勗誠之章則又善乎推言之
也至辭章之弊謂皆溺焉不善學之過何迺罪
布帛菽粟之傳註乎旨矣哉若思慮者眞明善
誠身之徒也夫明於心者生於政誦其書吾知
其心開朗正大一切格物躬行矣則發於其政
寧有身範不端而醇風不釀也者液而采其金
之精以馭凡鈇皆鏐也澄而取其酒之母以馭

凡水皆醪也棘鸞之棲亦何慮所用而未足哉
噫予惟知君之學術如此且以明君之道於斯
世云耳信民獲上自有必然者矣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奉

勅整飭直隸常鎮兵備叅政前奉

勅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湖廣下江防副使通
家治生陳鳴華頓首拜撰

東山語錄

天目謝九成思虞甫著

義利篇

自精一開於唐虞而其授受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人心道心則義與利之分也故十六字爲千聖
傳心之法夫子云喻義喻利爲君子小人原心之論
喻義則曰周曰泰曰和以至求己爲己皆義喻利則
曰比曰驕曰同以至求人爲人皆利君子豈無利心
而義勝利小人亦有義心而利勝義眎其危微與夫

東山詩錄
所以制勝者何如故曰堯舜不能禁民之欲利桀紂不能禁民之欲義喻固自曉人不能禁也夢覺之關生歿之路也詳在朱陸鷺湖之辯謂人有好名之心亦屬利心又謂自孩提以至壯老父兄課子弟子弟自期許不過富貴功名一生都爲利染旨哉斯言羽翼聖真開示來今有自矣我

國朝理學名家自薛胡王陳外不數數于世士子非惑佛老卽溺辭章安問義利卽有一二譚及者亦撥拾前人口中珠以爲進身捷徑而意得無欺其境地亦奄奄是夢耳殊不知欺還自欺夢還自醒夫使義與利果若白堊與黑漆亦何難辨惟涉於疑似介在毫芒如櫻金竊鐵利也揮金抵壁亦不可謂義播間嗟來利也食客任俠亦不可謂義簞瓢與糟李同節而甘苦異曲眩與布被同儉而真偽異誅管蔡與戮建元同過而邪正異散財發粟與大斗貸民同施而公私異反覆變幻不可窮詰何止辨論人就吾一心是義非利是利非義倏義倏利轉義轉利亦自不可捉拏故人心最險險則危心之初起無形無形則微

危與微卽易所謂剝復悔吝一域而宅千岐而分上
智不待隄防中智必加檢柙下愚雖日誥誠而魂魄
夢想每縈縈其如市眎彼淡泊自甘步履先輩不以
爲迂腐而吐棄之則以爲弗善款承而排抑之舉世
以此分巧拙列榮辱夫安得不效尤趨利而雖欲顧
義迫無暇矣嗚呼利與義分舜與跖分而分特分於
間其間又在能知知卽喻也發一念而喻轉一念而
亦喻念念如此不復如彼而亦無不喻卽陽明所
謂識痛癢然後着拊摩傳所謂復以自知自知而
自歿於利遂使丈夫柔其傲骨豪傑冷其熱腸而面
目俱爲可憎則行尸走肉與禽豕夷狄奚異故孟子
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亦曰義所以異於
利亦幾希幾希至微至大綱常倫理以之一介豆羹
以之萬鍾千駟以之頓笑步趨以之大廷廣衆以之
暗室屋漏以之種種分途亦種種結局種種向利而
違義亦種種棄利而歸義種種可卽義而勘利亦種
種可卽利而勘義勘之真則喻之真喻之真則發洩
之真有意之善卽利也無心之利卽義也陰圖利不

得陽襲義也冒義名不得沾利實也摘人非義不得
自攘利也孟子論義推之爾汝語默養氣歸之集義
集義乃所以喻義喻義卽所謂率性也率其義之藹
然者卽仁率其義之秩然者卽禮率其義之洞然者
卽智非率之外又有喻焉或問曰夫子何不言喻仁
而言喻義曰仁道至隱無形君子容有不仁義則空
然而顯然自古逮今必無不義君子亦無循義小人
故揭其自心所注不從旁人質証而曰喻也或曰君
子小人每對舉者何曰聖人醒人深心亦若堯舜禹
交儆之意止言君子小人無所媿止言小人君子靡
所惕媿之惕之庶下愚可轉爲中智中智可轉爲上
智而危者安微者著乎故曰一念而善聖賢在吾目
前一念而不善魑魅侵吾左右善卽義不善卽利也
君子易事難悅小人難事易悅不過人以義利心各
投其心所喻而已已喻之人喻之以類相從而義利
交詣其極小人不自知爲小人也當其喻利必更有
小人爲之佐開萬孔張萬目側媚亦萬狀乃此之小
人且滿若堵而不知止且吝餘蔬而弗肯吐明知彼

東山詩錄
四
之嘗我妬我也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其心忡忡焉
相勞且苦而一或僭恣禍患隨之何如君子者安飽
不求低昂由已方也而以圓應朴也而以華敷寧爲
瓦注毋爲金婚寧爲障川之梗毋爲東逝之波卽貧
窶乎捉襟露肘乎而孤勁高節不輕爲羶悅一擲意
若曰夫非以仁義傲晉楚吾惟知有仁義而已非以
古制藐大人吾惟知有古制而已非辭豐就約飾固
陋之心強尋樂境吾惟安居當富無辱當榮詡詡焉
自樂其樂而已况大義之不乖卽幽獨猶比隣千古

稱知已而安所芥蒂于名實得失之途是所謂勘之
真而喻之真也大抵善識義利者迹不必避過不必
諱利不必絕義不必激毀譽不必計崖岸不必立著
迹不必太多涇渭不必太公自信不必太堅惟反而
率吾性體還吾醒念正大光明夢寐若白晝所爲卽
君子也義之屬也逢世之念太深凡事不可對人言
卽小人也利之屬也喻諸人不若喻諸已喻諸身不
若喻諸心喻其何爲君子何爲小人不若自喻其所
以爲君子小人也今有人於此指而言曰爾桀紂乎

必怫然怒轉一語而曰爾堯舜乎必退然不敢當夫此怫然退然且發於倅然忽然者何也喻也始焉父兄師保不知朋友妻子不知既焉手持足行不知舜受取予不知在小人如藏龜如畏影不能施顏面於人衆而君子則舉天下之大利害大見解大名節出所自曉者而舉之勝行之至是所謂喻之真而發洩之真也故曰不言而喻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乃獨境也獨喻于義自不錯趾于利百修而恐一污其體豈特平日就至捐館時而義性耿耿不滅獨喻于利

自不托足於義一事而且百施其計豈特平日就至垂歿時而利心猶戀戀不舍何也義制也制之則不遷利蕩也蕩之則不反制與蕩分吉凶而人盡汝汝不辨修悖且依違於義利間得無謂義不妨兼利利不妨附義君子小人隨世名之空無不可不知義與利畸爲消長君子小人亦競若冰炭兩相遇未有不兩相射者故以真君子而遇真小人譬之日升而夕微以真君子而遇僞小人譬之暉出而雪消以僞君子而遇真小人譬之杯水而車火以僞君子而遇僞

小人譬如兩瞽不能相跡兩聾不能相聽同不見其同異亦不見其異於是分門別戶各立朋黨漢唐宋末季諸君子反爲小人勝而國祚移然則義利之喻寧獨人品分亦否泰判夫子一言固括盡萬古之世道人心矣乃學者宜何如陽明教人立志其大要在格物致知蓋以物非外也卽典謨所云人心道心也從危從微良知具足不必別尋門路第隨物隨格格其身心之物而身心之義利知矣格其意之物而意之義利知矣格其家國天下之物而家國天下之義

利知矣致良知以喻物理則心無妄動事無過舉而義集而利伏而道心全而喻忘其喻疑似之溷人禽之介舞蹈之分生歿夢覺之關洞如執鏡照面不眯毛髮唐虞精一真傳將旦暮遇焉而何有於君子或又曰應龍雖有鱗甲不離泥穴溷迹塵污之世而高語賢聖毋乃悖乎倘利十二而義十八規矩其步斯不亦君子乎噫嘻是卽前所謂依違義利而利根未杜終隣小人也且洗金以鹽濯錦以魚割利以義學者誠放脚須弭山上一切富貴名利並作芥子觀而

又不爲虛誇乃可希喻義之君子

身心荅問

身問於心曰爾塊然耳徑寸耳若何使我乘人而鬪
其捷而目將營之耳將聽之口將饜之手足將持行
之搨搨然無已時也何故心曰爾處外我居中中者
好醜罔知外者形色易媚爾貪聲貪色貪食貪逸纔
與物構便指我爲心猿纔與緣接便指我意馬爾履
實用我擔虛名爾疲痺不仁自貼憂戚我何與焉身
曰爾居尊爲天君爾托要曰主宰君則當如北辰居
所不動主則當若元帥整旅不亂胡爲忽披而誠忽

東山詩錄 八
翳而欺忽平而坦忽歛而險忽恭而莊忽縱而肆忽
歛藏一掬忽馳騫八荒忽與理游爲舜徒忽與欲俱
爲跖黨忽炯炯若夜光之璧忽黯黯若悖明之日自
鑿混沌頓改孩初俾我爲招風之幡不克寧定晝而
驅之足矣牀榻間猶東馳西走或夢蝴蝶或蒸黃梁
或騰空虛或墜幽壑遂致全體震驚揮汗如雨逮我
耳聾目眩手足痠口舌閉而爾亦隨以灰滅豈不自
快耶無特操耶心爲衆撓怔焉呻焉若追若悔未幾
而翳張不已猶弗顧衆體之顛且蹶也有玄虛子諭

曰形莫若就身不得抗心心爲身主爾安可旁假目
愛彩色是爾虧天明也耳樂淫聲是爾塞天聰也口
貪滋味是爾害饑渴也手足焦如火膚皮寒如水是
爾失坎離也爾不培根本反尤枝葉之稿落乎爾不
謹斂樞反罪矢羽之妄發乎爾不把櫓柁反責舟楫
之顛潰乎是故聲色臭味安佚五冠也意必固我四
蠹也功名富貴二豪也欲除二豪先滅五冠欲滅五
冠先掃四蠹四蠹之掃在致虛極守靜篤迫而後起
毋先爲將迎過而不留毋復爲凝滯則爾亦恬然適

身亦貼然順臣主兩得形神互調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澹漠合于太始而又何猿馬之奔馳滑滑然爲
爾衆體之勞瘁哉於是心芒然曰敬聞命矣吾且扇
鏹而固其中央

儒佛辯

或有言於余曰佛迺聖人也其理同於儒而指示正
因度厄解劫則以俟佛山河大地皆如來所建立君
師民物皆如來所現化惟如是故凡國王大臣長者
居士至天龍鬼神聞一切佛法俱得到如來地位佛
力固如斯廣大也世人取快目前不計身後每一燕
會殘傷千命豈期命終之後罪垢怨懟冥司憑籍而
斷決之遂墮輪迴六道終難解脫惟能禮佛識悔戒
殺斷葷齋僧施布廣行善事則如來即便度我火坑

東山詩集
化作蓮池佛心固如斯慈悲也諺有云前世修今世
受正佛氏因果之旨不信因果何世有歿後復生說
冥途事甚悉者有歿後感動妻兒恩怨報後不爽者
佛效又如斯靈驗也所以孔子爲儒童菩薩降生顏
子爲光淨菩薩降生其來有因果滿而超凡矣宋儒
不透宗旨徒從皮膚上排斥之何益故當時有口誦
金剛經者有白號窮禪客者有背有大士像以行者
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儒釋原無二理而謬指
佛爲空虛寂滅是自取謗佛與佛無損阿鼻拔舌等

獄詎能逃避人生如石火電光失今不聞正法不立
果位以致墜落後雖欲追悔無及矣幸相與焚修而
崇奉之余應之曰謂佛爲儒教外別一種則嘗存而
不論若謂佛教同儒教則非儒以治世佛以出世治
世者歸實出世者返虛虛實固不同也治世者嚴立
法度人猶得恃僥巧以踰於法外出世者虛願超度
人從何處把捉以依於願中究竟又不同也然則佛
特非聖人耳如云佛爲聖人佛理最爲精妙則因應
變化與人世生歿俱歸於無矣安得有因果輪迴之

東山詩錄
十一
拘泥禽獸魚鱉原天生以養人所以人爲貴古帝王
賢聖宴享不廢犧牲鈞弋惟取用命當樽節於去取
間卽是仁術豈效愚夫婦斷葷戒生爲再考傳中膾
魚之振鱗於吳水膳豕之化龜於魯津則殺之正以
生之又安得有六道輪迴之執滯然則佛特憐憫無
覺知耳果有覺知某爲善自福之某爲惡自禍之報
應泱然不差如徒憑人誦念禮拜遂引以登彼極樂
世界則佛亦喜人逢迎而主持反不若一正直之神
矣烏睹所謂覺知爲且問極樂世界在西土耶吾心
中洒然自得不爲境移卽是極樂又安用西土爲冥
司業鏡惟憑善惡若以茹葷殺生未曾懺悔便落刀
劓濩湯等獄則閻老亦賤人貴畜賞罰倒置爲善者
息矣又安用業鏡爲或曰人身從父母想念而生局
於形氣佛則從未生前提出三輪體空乃證無生余
曰人閻人而成世人奚可不生世哉人盡無生則乾
坤將恐隳君親將恐廢治法將恐湮混混淪淪不成
世界彼浮屠輩顧安得獨自逍遙獨證涅槃而出於
世此說之不通者也且旣欲無生則何如不歿歿旣

不可免又胡爲怖死其聲聲念佛者特貪生怖死之心勝耳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禱於天尚不能免禍禱於佛卽便能受福此理之罔聞者也據云體空超出三界試問三界之外更有何界既出三界總歸無有無則從何着落而救度人人有患難呼天地天地未便能救援我有疾痛呼父母父母未便能代替我佛居空寂非如天地可見父母可跡人亦何依據而望救於佛此事之罕有者也且人死則魂魄還空刀鋸斧鉞無可交加卽取精多者或有轉生事然

千萬人偶一見耳達摩面壁而印證如來慧能心淨而拾蘆渡河亦千萬僧偶一出耳君子道其常不語其怪執恠異以槩常行輒謂佛號一聲萬劫悉爲解脫則當時捨身持戒無如梁武臺城之厄佛何不一救援之五代崇佛踰於往古天下日相殺戮無已佛又何不一禁止之烏睹所謂廣大慈悲也要非佛之過也由士夫身處富厚厭繁華以愛清淨浸假至於頂禮祈求爲愚民戎首故歐陽永叔云王政缺然後佛得入中國程明道亦云佛氏之說其歸欺詐誠確

論矣嗚呼惜哉今士夫之悞用聰明枉費心力也鄉
令殫精以闡究聖賢理奧則比肩諸儒垂教萬世與
歿後徒生西土者果孰爲實際又今崇正斥邪舉披
剝梵宮少加裁抑則爲天下民人省數百萬之費功
德無量比虛願度世非真有建立現化者果孰爲得
失哉夫惟聰明悞用所以轉入邪徑有買生放生標
題已名未幾漁人獵人羅而誘買之又放之而放者
旋損而歿又有已登仕籍而竟從披剝捐棄宅舍而
招住僧尼其最可恨者在誣孔顏所降生宋儒所崇
奉者付之梓以惑人而見業儒業者輒曰若未了生
歿耳若自取罪障耳一唱百和至南無六字之聲遍
徹山谷富者或饑梁皇或鐫經藏貧者勉強稱貸以
供一飯之齋卽螻蟻蛇蝎不敢傷恐傷之而卽犯於
門隙輪迴也昔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
臣已受戒於孔子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如是而已矣
今舍孔子戒而尊佛氏戒以明盛之巨室而識力反
不若勝國之輔臣亦足羞矣豈非所謂舍故主而投
他人爲奴隸也哉吾嘗反覆思之人生不再義理無

窮果其不自暴棄而誦法孔子則有時持素以清吾
心也可有時茹葷以資吾生也可無則約以自奉也
可有則推以與人也可在世任作馬牛呼也可歿後
任爲鳶蟻食也可佛則付之無有而已卽或有之然
彼以口誦爲佛而吾以心存爲佛彼以戒殺斷葷爲
佛而吾以惻隱如傷爲佛彼以神威寶光如來妙知
爲佛而吾以清明在躬至誠前知爲佛彼以因果輪
迴超生度歿爲佛而吾以俯仰無愧存順沒寧爲佛
故還我恬淡心卽是清淨門去我扳援念卽是戒律

門寡我馳逐意卽是恒沙門斥我憂疑慮卽是圓覺
門全我恕施願卽是菩提門地獄關以全忠盡孝破
之火坑池以洗心浴德掃之刀劍鋒以平情易氣消
之祇園妙境以砥節礪行登之阿育王塔以遷善改
過築之凡一切阿難及釋迦迦葉惟自滌自盪自剖
決於獨覺中而又安用設醮供齋謂佛祖度人不辨
臧否輕受愚民之私祝哉又安用朝夕誦念敲魚擊
磬令世尊東顧西聽惱亂心懷而不得虛寂自如哉
或嘲之曰儒充闢佛而佛反熾若何人斯可議之

不思落阿鼻等獄取亦曰惟幸有儒先闢之故人猶
知從正不遽成齊梁風景乃今世崇佛且十之五矣
以戒殺放生爲果地修證而日用常行且置不理矣
竊謂郡邑於科條之外不嚴加禁戢則借名供佛陰
藏厚積一呼百從相聚爲亂可不爲一寒心也哉子
產鑄刑書謂叔向曰吾以救世已也余爲此愚而厄
於下位敢以口舌代斧鉞幸同志聖學者設法而力
排之無使滋蔓以救世云耳後卽落阿鼻拔舌獄亦
何悔而何患



